

题目不打

空六行

圆

号

伊怒

在一家饭店的角落里，透过我和朋友们喷出的烟雾，我竭力想看清楚她的面孔。

推开饭店转动的圆门，我急急忙忙地追赶她的背影，黄昏^遮依附在她身上。

夜色很快^遮遮位了神秘的黄昏。一轮明月向着这个城市里四处奔走的人们抬起了她高贵的头。

我和她转过闹市的一角，走进故宫后的一条小巷，城墙好象就要阻拦住我们的去路，而在路灯的指引下，我和她又走进了一个溢满春色的花园。

我並不喜欢这些娇柔的花，这些在夜里显得更加娇柔的花。我也同样不喜欢她在夜里如此娇柔。她一言不发地和我并行，和我一样，似乎她也在叹息，在犹豫。我多想看清楚她的身影和面容啊，可是，夜色不允我这样做。

我们走过了一条假山中的小路，她回过头

来对我说：“这小路可真安静，你还记得我们第一次走这条小路的情景吗？”

“记得，我不会忘记。”我对她说。

“你懊悔了吗？”

“没有……你呢？”

她回避了我的问话，在小路上灵巧地跑着。

是啊，我当然懂得她的话，她的话里包含着多少失望呀！我好像离她很远很远，她的背影像是一轮暗红色的光^环，在下沉的太阳伴随下逐渐消失。我怕太阳会烧化她，不自禁地追了上去。

忽然，我觉得这个花园像一本刚^{危险}下沉的大船，逼近死亡的人们并未意识到^{危险}，他们还在享受生活的乐趣。

“没有，没有懊悔，我是至死不会懊悔的。”她急切地说。

“死：？”我不禁低声重复。

当她的脚步停了，死亡的阴影即刻^倚在她的身上，这^圣活的死比青春显得更加堂皇。

她的全部魅力就从这一点开始慢悠悠、慢悠悠地打动我。我隐藏了对死亡的好奇，我绝不能向她讲。而且，我是崇拜陵墓的美的，陵墓上荡漾着生死两重光辉。我喜欢古迹，喜欢埃及的金字塔和卧在尼罗河边的古老而孤独的尼罗河。

我问她：“生命是一个人的，还是两个人的？”

“是一个人的，也是两个人的。”她说。

“你的选择呢？”

她笑了，不作回答。等了一会儿，她说：

“你看，大海是群集的无数个浪头，可是，大海在宁静的時候又是多么孤独，多么单一啊！”

我很高兴地谈到海。如果说有什么东西可以和大海相比，那就是把城市淹没在黑暗中的夜空了。灯光像渔灯一样闪烁不定。在夜幕遮住太阳的时候，在一种将圆定的心境里，人们当然会像在睡梦里听到一曲音乐那样，想起海。

“你喜欢孤零零地撒在汪洋大海上的那些小岛吗？”她问。

我没有回答她。在花园的湖畔，我看见湖水的波光打她撒上了银装，月光被切成断带在切

水面上浮动，像一个女人搅动着自己的裙裾。

我想起德彪西的“海”。

夜鸟可耐^完好地看出我的心思，在我们头上讨厌地叫着，似乎在炫耀自己的歌喉。鸟儿，这自然的完儿，它们怎么可耐和德彪西的音乐相比呢？我使劲儿地回味早上听过的加拿大铜管乐队美妙的、象征黎明的圆号的音流。

我对在沉默中的她说：

“你去听加拿大乐团的音乐会了呀？”

“没有，他们演奏^那些作品？”

“古典和现代的都有。”

我看见她向湖里扔了一块石头，也许这不大的声响引起了我们关于音乐的话题。因为，正是那天晚上的音乐会把我和她连在一起。

高耸的宫墙下面，堆放着建筑材料：大块的石头和地下管道。在堆积成小山似的建筑材料后面，坐着一些情侣。我喜欢这些在夜里显得冷漠而坚实的石头。在灰黑色的花园里，这些石头是白色的，像她那缺少血色的脸。

“咱们坐到石头后面去吧？”

“不，我喜欢坐在有缺口的墙上。”

“为什么……”

“波光会照到背后的花园里。”

她在星月之中开始兴奋起来。我觉察到这样的笑容对于她将是多么短暂。

夜像水面一样幽静。潮水隐藏在我们心里。不，我不属于她，我是属于那个冷冰冰的宇宙，属于关于宇宙的几个冷冰冰的观念的。站在柔美的夜色里，我感到孤独，无可挽回的孤独。

她面对着长长的湖水坐着，像一颗暗淡的挂在银河边上的星。夜雾像一个裸体女人倾斜在突起的建筑物的走廊上。她诱惑和揶揄这座古城，用垂在她面前的柳条遮住了自己的脸，古城也变得暖昧了。也许，石头在女人的面前会悄悄地质疑生机。她忽然哼唱起了一支忧伤的歌曲，唱得这样低，却那么热情、恳切。无意中，我好像撕破了罩在她面孔上的轻纱，看见她殷红的嘴唇，在夜雾里湿润了。然而，歌声再一次把我和她相隔得很远很远，她的脸

像滑过花丛中的幽暗的影子。她在歌声里阴郁地笑着，然后再接下去把那支歌子唱完。

我们半卧在石头后面的青草地上。她的头发柔顺地垂着，我看见她头发上暗金色的发长带。一曲最微弱的音乐，在叹息声中结束了。

我不意识地感到她的脸上好像流过去一条翻腾的^{火河}火河，这条河蒙住了我的眼睛。她把腿放在我的腿上。我刚注意到她穿了一条从未穿过的裙子。她用双手缠住我的腰，我和她的脸依偎在一起，我吻了她。我真想看清楚她的面孔，可是，男人的热情使我盲然。她^{忧伤}忧伤的眼睛不再看我，我看见她的手臂在空中划了一下，好像是在大海之中呼救的渔人向迎接他的人挥动的手势。她的臂膀^{圆润光洁}圆润光洁。

“她是谁？什么时候闯进我的生活？她在我的印象里一直是闪烁不定的，像是一团火……我骤然间被这莫明奇妙的自问^{惊住}惊住了。于是，我向她问说：“你是一介谜。”

她笑了，——我默然地看着她，是我感觉她在笑。

“你在端详我吗？只有死硬的雕像才叫人端详。”

“不，雕像在光刻里也是活着的。”

我想起她的照片，她的画像，我把她想像成一座石雕，完全是大理石的。她有女孩子们所有的一切。我懊悔，为什么初次见面时，我没能好好地观察她。也许，她就是昼夜交接的大海，她就是海中的孤屿，她是碧月，是丑陋的夜盗，是^{淫荡}的夜雾，是狡猾的夜鸟……。我用双臂缠住她的腰，在夜鸟的歌唱声里我感到她女性的线条在我胸膛里穿流不息。我真想再看她的眼睛、眉毛和嘴唇。可是，无声的悲泣扭歪了她的脸。

刮风了，风声也像一曲德彪西的音乐。风是一群倒塌的建筑的^{亡灵}，风声里，幸福的悲泣模糊了她的脸。

她是谁？

我用全身的力气搂住她。

这以后，很长的时间里，我不再看她的脸，不再寻找她神秘的^眸子。我已很自然地抱过去，

现在和未来凝聚在今晚这奇特的感觉之中。我不想着她模糊的泪眼；我迴避了她用光彩和灵感组合幻制；我不贪恋在这渺小的宇宙里，她那气兼万千的姿色；我也不听她那迷人的低吟的嗓音里震颤出来的情歌。

我迷惑，而且神往，她，像是一座走过来的高山……我一个人满怀悲~~怨~~地行走在这浪拍岸的广漠的沙滩上，我的眼前是自然的大海，又是人工穿凿的海滨楼阁。木栏上飞过海神的踪影，传来她们的嘲笑。我奔忙着，躲避在大山的一块岩石下；我问天地，抑郁还将持续多久！太阳惨淡的光线照在云~~彩~~的曲线上，她的欢笑和悲泣已被这云霞一并锁闭了。

钟已敲过子夜。漫长的夜是魔人的。我和她已融化成一堆冰冷的色彩，慌乱地涂抹在这个世界上。我自始至终相信她是白包的，是晶莹的。当然，冷若冰霜的塑像长此以往也要凋败。生活的节奏过于沉闷，终会引来炸雷一样的不和谐音。

她对我说，“你怎么了，为什么沉默？”

“不，我在想——”

“想什么？”

“想……”

在宁静的月色里，她的神色变得异常光明。她的眼睛像是圆月明快的音流，她的嘴唇像浓郁的红葡萄酒，她的头发像玲珑的月光一样卷曲而柔美，她的笑声像海那样宽广和坦荡，她的情态像是在道的黄昏。这是我第一次有幸看到的脸。这是我崇拜的那类女人的脸。可是，我又觉得她的脸和我在街上看到的别的女孩子的脸是一样的。是的，她就是她们之中的一个。

她到底是谁？

我要冲破这陌生的障碍。固然，我感到一路一夜的哀怨就要消散了，她快变成一个明朗的人了，我确信我喜欢的是明朗而不是灰暗。再过几个钟头，天就要亮了，她就会像一切少女一样去迎接光明，而把我和黑夜抛在后面。

“天快亮了，”我提示她。

“我喜欢黎明，圆月吹出来的黎明。”她说。

“我喜欢夜晚，夜晚在招唤阳光，~~但是~~，安

排光明，排开阴冷，驱赶倦怠。'我这样回答她。
我虽然这样说，并且说得坚决，其实，谁都喜
欢光明，我也盼着天亮，在阳光里，我可以看
到我想要看到的一个女人。